

嚴良才 著

惆悵

現代書局印行



惆 悵	實 價 五 角	出版者	現代書局	總發行所	現代書局	分店	漢口 南京 北平 廣州 福州 廈門 杭州 南陽 鄭州 開封 成都 九江 汕頭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發行者	洪雪帆				
		著作者	嚴良才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29, 3, 20, 初版
1932, 11, 1, 再版
2001—3000冊

目 錄

不幸的兄弟們..... 1

惆悵曲

足跡 (一解).....45

笛聲 (二解)..... 55

黃葉 (三解).....65

酒後.....77

墓前.....95

不幸的兄弟們

(一)

“鼎弟：

“你就回家來罷，離開我的婚期，祇有六天了。望你能早日歸來，幫助我一切。母親的事情如何了局？我昨天從上海到家，她又不在家裏，門是鎖着。我叫對門柴行裏的小三去請她，小三只帶了一個鑰匙回來。她一直到晚飯以後，方才回家。鼎弟，我們忍了痛，眼是盲着，耳是聾着，可是現在有不

聾不盲的人快要來了。要是給那新來的弄清楚了以後，我們的臉闊到什麼地方去呢！我想借現在這一個機會，請求母親饒恕了我們吧。望你早日歸來，我們可以商量好一個計劃，珠母舅總可以爲我們幫忙的。

銘生

鼎生接到這一封信，還是在飯前。瞞住了店堂裏幾十隻眼睛，他喫了一碗飯，推說頭痛，便到牀上去睡了三點鐘覺。

這三點鐘在他像是生死，生死，生死了幾世。他把他從小時候只要能記得的都想起，一直想到現在。他雖然只有十九年的生活，但是所經過的苦楚，懊惱，淒酸的情景，一幕幕從他的心上閃過去時，他咬緊了牙齒，只是用他的腳替換槌那牀板。他想到痛絕而轉變到憤恨的時候，兩手拖住了被角，好像被角便是播弄他使他困頓的仇人。要想把牠撕裂成片片。

然而播弄他的是誰呢？

在灰暗的帳頂上，他的酸痛的眼睛看見了，

——看見了一個可怕的面孔。

他看見了父親因為販米折了本，把一切家裏可以值錢的東西賣掉了以後，回到家來對着他們孱弱的弟兄似乎要哭又似乎癡笑的面孔。

他把臉轉了過去。

一忽兒，他又看見了，——

他看見他的父親給兩個小工從鎮外的小河裏拖起來，泥水淋漓擡到家裏時候的情景。母親和哥哥痛哭得像兩條瘋狗，

他看見他的年長的堂兄跑出跑進替父親買棺材，看壽衣，喊和尚，招呼客人。

他看見……

他看見自己同哥哥陪了母親，在父親靈臺旁邊的方桌上吃飯，母親的眼淚落在飯碗裏。飯菜是鹹蘿蔔，拌豆腐，鹹蘿蔔，拌豆腐，蘿蔔，豆腐，豆腐，豆腐……。

他看見年長的堂兄常常來同母親在喫飯檯前講話，母親坐着；堂兄俯伏在桌子上面向着母親。母親哭，堂兄正裝出了小眼睛，在對着母親微笑。

他看見他的哥哥到上海去做學徒了，他站在船邊送他。哥哥拉住了他的手，“鼎弟，母親……你不要和他吵嘴！”只有這樣的一句。他的眼淚滴在哥哥的手上。

他看見他從學校裏回來，年長的堂兄又是照樣的在和母親講話。不過站的位置已經靠在母親的身旁了。堂兄的微笑不知怎的傳到了母親的面孔上去了。靈臺前的白紙幡給風拂着在她的頭上。

他看見母親到堂兄家裏去了。

他看見自己出入學校的時候，人家給他的各式各樣的笑臉。

他看見母親又到堂兄家裏去了。

他看見又是許多的各式各樣的笑臉。

他看見……

他這時候給各種印象弄昏眩了，眼睛前只是模模糊糊的。心上感着劇痛，一切的人所給予的，似乎都只是一把鋒利的尖刀。

“鼎生，盤錢筒。”

一個朋友走進來喊他。他抽了一口冷氣，悠悠

的喊出了“爸爸”似的兩聲。下面像還有什麼話想吐出來。

“怎麼的！”

他身體從牀上直豎起來，眼睛睜得怪圓的。臉上不知什麼時候奔來了兩朵紅暈，頭俯下去了。低低地說：

“我沒有說什麼吧！”

“你像有什麼心事，說出來聽聽。”

“沒……有。我頭痛呢。”

他的苦悶是永遠給關鎖住的了。無辜的兒子用自己的良心，自己的名譽，自己的身體，去贖取母親的罪孽時，嘴唇是給運命之神封閉了的。他想到了母親，他的身心像放在磨盤中碾研着，赤血一滴滴在從磨縫裏滲落下來。

(二)

鼎生回家後的第二天的下午，離開銘生的婚期還有三日，他們坐在客堂裏。

客堂的陳設，還沒有改成新鮮的裝束，不過間的紅對子，已經換了新的假珊瑚箋的了。

初夏的空氣飽和而潮潤。庭心裏有一叢矮小的薔薇，時時有兩片三片的殘英在落下來。

兩人的心上都是酸溜溜的感受着靜默的悲哀。

“哥哥，媽媽又到那裏去了，這麼多時候，還不回來。”

“……………”

“到底那裏有什麼好，我真有些不容易懂得。”

“想來總自有她的好處。”

“這怎麼辦呢，你的日子又近了。”

“噯！從那裏說起，便是珠母舅也是——噯！”

“是呀，我倒忘却了珠母舅，你昨天去請過他的示的。他能不能替我們想法？”

“他麼，這樣沒廉恥的漩渦，誰肯捲進去呢！”

“我們又不需要他什麼，只請他幫我們勸勸母親，難道，他總不成從此不是我們的母舅，”

噯，——他說姓張的人已經嫁給了姓王的，那以後是王家的事了。鼎弟，你沒有看見他的兩隻

手，當時搖得比風車還快呢！”

“啊，變化不測的人心啊！他竟忘却了他在失業時候，我們爸爸的接濟了嗎！”

“天知道，誰肯給我們同情呢！——實在說來也沒有什麼，我恐怕的是給新來的那個知道了，我們的臉——。”

“難聽的說話，都是向着我們說的好像犯罪的倒是我們。”

“替父母受罪，這也是天賜給做兒子的義務吧。”

“你看，我要報復，如果真的使我沒路走。”

“這太殘刻了，到底是母親呢，太殘酷了，我們的誠心大概總能使她回轉頭來的。”

“好，你想方法來。我是——。”

經過一回靜默，他們便起始商量和善的勸諷母親的方法。因為銘生的婚期已在眼前，為要避免醜聲的外傳開去，——女宅在離開他們所住的小鎮三十里以外的另一個小鎮上——決定就在當晚向母親說起。

淡漠的陽光逐漸向高的地方溜去了，朦朧的晚色還沒有來的時候，母親回來了。鼎生叫了一聲；銘生站在窗門口，眼睛却只是看着綠泥上的薔薇的殘瓣。

大家沒有聲音，似乎各人都有什麼在期待着的樣子。

這樣的相持了一會，年長的堂兄來了。銘生立刻回轉身來走向後面自己的房間裏去，地板上聽得一聲很響的踏步聲。堂屋裏依舊是三人，鼎生走到了剛才銘生站着的窗口去。他和堂兄似乎沒有招呼，又似乎點過一點頭。

堂兄走到鼎生的母親前面，上身倚着桌子，口角上隱隱微笑着，告訴她菜已定好，茶擔鐙擔都已接洽過，以及約定男女傭人等等關於銘生喜事的話。鼎生看見了堂兄的這一個姿態，這一副笑容，又勾起了那天在店裏時接得了銘生寄來的信以後的感傷。一時心上憤恨起來，拳頭已經握緊了，一眼瞥見了母親，只得輕輕的在窗上敲了一下。

堂兄去的時候，在鼎生的肩上拍拍，‘你要辛

苦幾天了”這樣的又似親熱又似譏諷的說了一句。鼎生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

夜色已經很濃了，堂屋裏亮起燈來。銘生也從房裏走了出來。母子三人圍坐在燈光下的桌子上，母親正在解開年長的堂兄剛才帶來的一個棉紙的小包。這是一個殘刻的誘惑：銘生和鼎生很清楚的看見厚厚的一疊鈔票，擠壓在一排橫臥的銀圓的下面。他們的眼色很急速的互相瞥視了一下。

母親沒有留意，只是一頁一頁的在點視鈔票的數目。

“銘，這裏有兩百塊錢，大概可以夠用了吧。其餘的東西，你的堂兄已經都爲你預備妥當，你只要自己去布置你的房間好了。除了這一件算是你的事情以外，你舒舒服服的去穿你的新衣服吧。”

母親說了這幾句無可再滿意的話以後，繼續着十分幽閒的一笑。銘生給她怔住了。他沒有回答，兩隻眼睛很尖利的射這棉紙的小包上，像要直穿透裏面的鈔票的每一頁。剛才同鼎生商量的話，在此時他想起，覺得有一種深切的苦惱正鋒銳的

咬緊着他的心。

桌子下鼎生正在踢他的腳。他一絲也沒有變動，像泥塑似的坐在椅子上。

鼎生忍不住了。

“媽媽 這許多錢都是堂兄給我們想法的麼？”

“是的，除了他，我去向誰借呢？”

“他倒真是一個有良心的人！真是一個好人！”
他的眼光轉到銘生臉上，銘生似乎依舊在深思。他又踢了他一下。

“你們都應當好好兒的謝謝他呢。要是沒有他，你的哥哥那裏有錢來娶妻，你，又有誰薦你出去學生意呢。”

“這樣說來，都虧得他，好堂兄！那麼，媽媽，你……”

“我麼？我怎麼樣？”母親似乎已經知道鼎生裏的意思，她的聲音有些生硬起來。

“我說，這樣你也感激那年長的堂兄了吧！”

“何嘗不是呢。實在……實在我也是……完全爲了……你們……你們阿！”

“我們自然也同媽媽一樣，那麼……那麼爸爸在地下一定比我們……還要……還要感謝堂兄哩。堂兄差不多替代了他照應了我那一家！媽媽，是麼？”

母親沒有說什麼。只是眉頭漸漸蹙緊起來，像有什麼痛苦正在追逐着他，但是一絲沒有羞慚的氣色流露在她的臉上。

“媽媽，可是，可憐我們都是這樣長大哩，人家不再以我們爲小孩子了吧。我簡直怕，媽媽，你沒有看見，掛在人們的臉上的冷笑呢！哥哥，你怕麼？”他重重的踹了銘生一脚。

“怕，我怎麼不怕！”銘生很慌亂的接着說。

“還有，還有當我們走路的時候——在我們後面點我們背心的指頭！啊！那指頭！我要拗斷牠們！媽媽，可憐我們的臉——！”鼎生忽然嗚咽起來。

“媽媽，饒恕了我們吧，饒恕了吧！新來的快要來了，我們是你的兒子啊，媽媽！”銘生的腦子像已清醒了，跟隨着鼎生說。

母親呆看着兩個兒子，沒有一些聲息，但是她

的臉色在燈光下逐漸顯得蒼白。

“啊，想起了慘死的爸爸，媽媽，看看我們的將來，把我們的清白的臉還了我們吧！可憐你的兒子，媽媽……”

母親的胸，起伏漸漸的快了；呼吸變急促了；兩顆烏圓的眼珠上，水光慢慢比充溢，幾乎模糊了。忽然的，她伏倒在桌子上，大聲的號哭起來。啊，這樣淒酸，這樣哀傷，這樣沈痛的哭號啊，使聽得的人很容易因了她的哭吊下淚來。自從她的丈夫死後，十多年的勞怨鬱積在她心裏的苦悶，至此得到了一個沖決的機會，一滴不留的傾瀉了出來。天知道，她的一生，過的是怎樣的日子啊！她自己曉得她是墮落，墮落到在夢裏看見了丈夫，也只有掩住了自己的眼睛暗泣，不敢再偷看一看她的丈夫的面貌；她自己曉得在無論什麼人面前，她是不再能得到可以被尊崇的地位了。她簡直像一條狗，一條沒有人性的狗，和自己的族姪竟會發生了這麼樣的關係。——這是偶然的麼？她真是這樣的自賤麼？

在她的丈夫自殺的時候，銘生十一歲，鼎生還只有七歲，正在小學裏讀書。錢是完全沒有了，可以變賣的東西，只贖了幾間破舊的房屋。以後的一家的生活，便全靠她一個人去支持。這是多麼重的一副擔子啊，放到了她的絲毫沒有力量的肩頭上去。背了這樣一個沈重的十字架，於是逼迫她走上了現在的道路；於是逼迫她犧牲了自己的身體去交換得兩個兒子的生命；於是逼迫她丟掉了自己的人的地位，去代替她丈夫的職務，完成她自己的慈愛的事業。

在十多年中，她的心是給磨研成碎粉了；她的寶貴的血肉給撕成片片了；她的整個的生命混合在米粒裏，布縷裏，給兩個兒子穿喫了去。

可是她沒有想到，她忘掉了，忘掉了一樁不應忘掉的事情：她爲了要養活兩個兒子的生命，却留了一個很大的污點在兒子的臉上。只要這一點污點，只要這一點，她十多年的茹辛吃苦，十多年的忍辱含垢，都成功了不可原恕的罪孽。她是應當被詛咒，被詛咒到她離開這世界爲止。誰肯同情的推

問一聲：天給了人類以生育子女的本能，為什麼人類自己反不能給生育子女的父母準備着子女的生活的東西呢？為什麼子女的生養長成，要用母親的身體來作麵包呢？

現在兩個兒子都已喫得這麼長大了，很自然的來向她要還清白的臉面了！

她哭得幾乎暈去，銘生和鼎生含了淚在旁勸解着。可是在母親沒有答應他們的勸告之前，在她們眼裏，她似乎總是一個不能體恤不能真誠愛護兒子的母親。

“兒呀，這只有你們，你們自己去洗清白的了。我已經不是你們的母親，你們只要以為我不供給你們咀嚼的一條豬好了。”

在客堂裏只聽得哀哭的聲音。

“媽媽，不是這樣的話。已往的事情，自然我們也知道。關於撫養，這一點，我們當然……可是我們也不能不憤恨……因為我們已經是向人間要飯喫的人了。可怕的，噯，嫂嫂來了以後，要是……叫哥哥怎樣到那面去呢？媽媽，以後……以後……